

兽之道

兽之道，并非人间正道，是一条可以任意践踏伦理道德的野兽之路。

松本清张

——著

邱振瑞

——译

恶女三部曲 巅峰篇



作家出版社

兽之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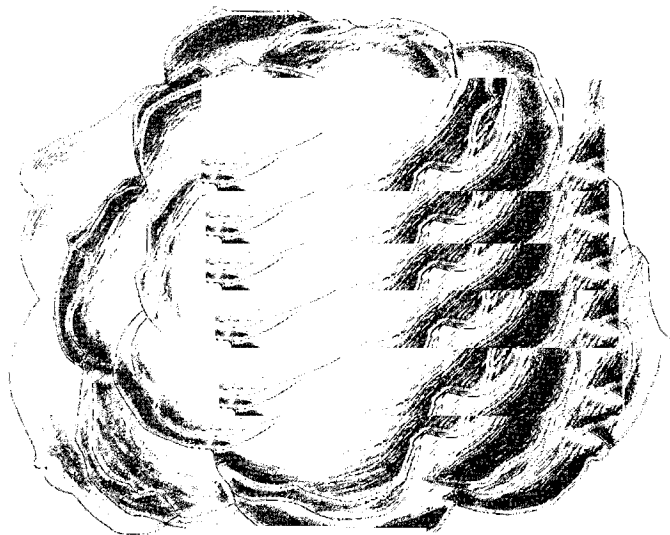
兽之道，并非人间正道，是一条可以任意践踏伦理道德的野兽之路。

松本清张

—— 著

邱振瑞

—— 译



恶女三部曲 巅峰篇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: 01-2009-702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兽之道 / (日) 松本清张著; 邱振瑞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063-5608-4

I. ①兽… II. ①松…②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3894 号

《けものみち》by 松本清張

Copyrights: © 1961 by 松本清張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New Media of Japan and China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: © 2010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兽之道

作者:【日】松本清张

译者:邱振瑞

责任编辑:袁艺方

装帧设计:孙惟静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148×210

字数:400 千

印张:14.25

印数:001-10000

版次: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608-4

定价:3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1

坐落在山丘斜坡上的“芳仙阁”旅馆，内设有枯山水庭园造景，除了主建筑，最近又增建了新馆。

二月初的某天晚上。“芳仙阁”新馆有一间五坪^①大、名为“深雪”的房间被租了下来，它是本馆最高级的客房。来客数约莫十人，分别在不同时段陆续抵达，一辆辆高级自用车和包租车沿着陡峭的坡路缓缓驶至大门口。

天黑不久，这群客人在“深雪”饮酒吃饭，现场洋溢着酒宴般的热烈气氛。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子，有人穿西装、有人着和服，身上的行头都价值不菲。

“芳仙阁”的女招待从柜台那边听说，这是某同业公会的聚会。不过，九点一到，女招待们全被赶了出来。此时，几名年轻男子若无其事地来到那个房间前的走廊上站岗。五坪大的房间隔壁是一间四坪大的客房，那几个年轻人就在那里休息。他们身穿夹克和毛衣，轮流站在本馆与新馆之间的走廊尽头。

① 坪：一坪约合三点三平方米。

不仅如此，在旅馆大门旁的树丛里，也可以看见有年轻人佯装观赏庭园似的四处走动。没有人知道“深雪”里面正在进行什么活动，因为“芳仙阁”的老板娘特别交代，女招待不得靠近那个房间。那些女招待总觉得“深雪”的气氛诡异，即使偶尔从旁边经过，那几个年轻人也会马上投来锐利的目光。

夜色渐深，那群客人偶尔会点啤酒或清酒，他们都是打内线电话到柜台，但女招待却不能把酒菜直接送进“深雪”，只能端到走廊上，交给那几个年轻人。

午夜一到，“深雪”的房客纷纷到柜台借电话，多半是自行拨打，但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吩咐对方立刻送钱过来。

“马上把二十万送来这里！”

“送十五万过来！”

老板娘说，来者全是同业公会的会员，铁定是商家老板，以长相福态的老者居多，其中不乏花发老人。他们打电话的神态也各不相同，有的表情沉稳，有的双眼充血、说起话来吞吞吐吐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挂断电话后便转身离去，从不朝柜台小姐看上一眼。

“芳仙阁”的员工采取轮班制，营业至凌晨三点。凌晨一点许，“深雪”频频来电吩咐送餐——寿司、幕内便当^①、茶泡饭、中国菜等等。这些食物在附近营业至凌晨三点的餐馆都有售卖，送达时照样由女招待交给那几个小伙子，她们为了回应“深雪”房客的需求，整个晚上都得这样忙个不停。

这期间，那个房间里的客人不时走到柜台打电话。

“再送十万过来，拜托啦。”

“马上派人送十五万过来！”

“深雪”弥漫着凝重而紧张的气氛，没有任何喧闹声传出，不知情的人

① 幕内便当：菜色简单的便当。

还以为是公会会员正在通宵彻谈呢。

这天晚上的气温不算暖和。年轻人依旧在旅馆外的暗处站岗，偶尔走进馆内与同伴换班。其中，带头的还得负责联络，不时到站岗处巡视。

好恐怖哦！女招待个个吓得眼神游移不定。

类似这种聚会，到目前为止有三次，次数倒是不多。上次是约莫半年前，与上上次相隔了四个月左右。

整个晚上，出租车和包租汽车不断地驶来。接到电话指示紧急送钱过来的人，照样只能把钱交由站岗的年轻人，然后便坐上来车回去。

所有女招待屏住呼吸站在角落里看着这番光景。二十万、三十万的钞票，就这样毫无缘由地送来。深夜时分，只消一通电话，这些钱就筹齐了。有的用报纸包着，有的用布巾裹着，这些“万圆”钞票和“五千圆”钞票，不费吹灰之力地就这么送到了“深雪”。

此时，那个房间里在干什么，多数女招待已经了然于胸。

凌晨四点了，天色未亮。平常这时间，值夜班的女招待早已就寝，但今晚的情况特殊，她们还无法上床休息。

有位客人走进“白妙”的房间。确切地说，他是刚才待在“深雪”的男客，现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“白妙”是由成泽民子负责料理。由于传来服务铃声，民子跪坐在房门外的走廊上问道：

“请问有什么吩咐？”

房内有人答复。民子轻声挪开隔扇，眼前是一名年约四十岁、相貌温文儒雅的男子，蓄着稀疏的胡子，个子高大，体格壮实。民子以前没见过这位客人。对方站着，上衣已脱去，领带解开了一半。

“我有点累，可以替我送瓶酒过来吗？”男客俯视着跪地的民子说道。

“马上给您送来。请问要点什么下酒菜？”

“哦，什么都行。三更半夜，也不好意思挑剔了。”

语毕，他笑了笑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白妙”和其他客房一样，内有两个相通的房间，隔壁房间已铺上寝具。面向庭园的房间有一处宽广的缘廊，上面摆着一套藤制沙发，但临窗的窗帘已拉上，室内显得阴暗许多，只有壁龛处亮着一盏台灯。

民子穿过柜台，走进厨房准备斟酒，还弄了几样简单的下酒菜。工作到深夜时分的厨师，这时候也休息了。

“现在还要送酒呀？”同事看到正在准备酒菜的民子便出声问道。

“好像只有一位客人回房呢。”民子一边摆盘一边说道。

“其他人还在玩吗？”女招待抬起下巴，指了指“深雪”说道。

“嗯，看样子要玩到天亮呢。”

“怎么样？那个回房休息的客人，是赢还是输啊？”

“不太清楚耶。”

“看他的脸色应该可以猜出七八分吧。如果赢了，肯定是喜上眉梢；若输了钱，自然会垂头丧气或满脸怒容，心情一定糟透了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民子回想那个住在“白妙”的胡子男子，虽然只是匆匆一瞥，对方并没有露出沮丧的神色，也没有焦躁不安，反倒是表现得沉稳自在，一派绅士风度。

“我看不出来。”

“话说回来，不管是输是赢，无非就是输赢多大金额的问题。若输钱的话，一个晚上会输掉多少？”

“这种事我哪知道啊。我们跟他们毕竟是不同世界的人。”

没错，这种事确实是她们难以想象的。照这种情况来看，每个人少说也要花掉五十万吧。民子来这家旅馆当女招待，扣掉伙食费，每月实拿仅一万日元，即使有客人赏小费，加起来也就顶多三万日元。

不过，这样的薪水比起其他旅馆的女招待已好上很多。虽说老板娘是个任性的女人，但女招待们愿意在这里咬牙撑持，图的就是不错的待遇，她们中还有不少人得扛起养活丈夫和子女的重担呢。

民子端着托盘，打开了“白妙”的隔扇。

“让您久等了。”

客人脱掉西装，换上旅馆提供的茶色条纹铭仙丝绸的室内睡袍，一只手凭靠在茶几上，臀部垫着一块坐垫，一双长腿随意伸展。民子在客人的注视下，把菜肴和酒壶摆在桌上，并在客人面前恭敬地摆妥一双筷子。

“请慢慢享用。”

话毕，民子正要退下。

“小姐，”客人用懒洋洋的声音说，“好累哦。现在可以泡澡吗？”

这家旅馆的每间客房都备有浴室。

“当然可以，需要替您放热水吗？”

民子作势正要起身时，客人说：“不用了，待会儿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实在太累了，我先休息一下。虽然顺序有点颠倒，但我还是喝过酒再泡澡吧。”

客人指着自己的脸孔说：“你看，我累得脸上还冒油汗呢。”

“是的。”民子朝他的面孔瞥了一眼，恰巧要半蹲下来。

“不好意思，再给我一条热毛巾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这么晚还送酒菜来，真是辛苦啦。”

“不会啦，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有事尽管吩咐。”

民子拿着热毛巾回到房间里。这时，客人还没动筷。

“谢谢！”

客人摊开冒着热气的毛巾，往脸上捂了许久，然后用力擦了擦手指，再把它丢进篮子里。

“小姐，很忙吗？”

“不，现在只剩下这里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这时间早没有像我这样不睡觉又要喝酒吃菜麻烦透顶的客人吧。原谅我的任性冒昧，要不要陪我喝一杯？”

此刻已凌晨四点多，民子认为不太妥当，而且房内只有一位男客。然而，对方也是初次邀杯，她又不好谢绝，于是，民子拿起了酒壶。

“谢谢啊。”

客人接过盛满酒液的杯子，送往胡型妥帖的嘴边。

“好酒，”他一口喝下说，“对不起，可以再帮我斟一杯吗？”

客人微微一笑。此人无论怎么看都不像赌徒，反倒让人觉得是个有教养的男人。

“请问小姐贵姓大名？”对方客套性地问道，语气里没有任何矫饰。

“我叫民子。”民子斟了第二杯，轻轻点头说道。

“是吗，在这里做很久了？”

“是的，刚好一年半了。”

客人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家旅馆的情形我不太了解，做了一年半算久吗？”

“也不算。我们旅馆里工作超过六七年的资深员工多得是呢。”

“哦，她们肯定很能吃苦耐劳吧。收入还不错吗？”

民子没有回答，只是含糊地微笑以对。民子恨不得赶紧离开这里，那些色彩鲜艳的寝具看起来十分刺眼，对方若是带女人来温存，她反倒不在乎，就算摆着被褥也没什么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的生意多少跟旅馆业有关。”

民子心想，他该不会是某家旅馆的老板吧，与待在“深雪”的其他男客不同，说不定是受同业之邀的赌场新手。从年龄上来看，对方不仅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，也展现出处事干练的从容气度。刚才，同事问她有没有从对方的脸色看出赌局的胜负，她答说不知道。因为这位客人是个极其温

和的绅士。不过，她终究不便直接问明客人的真正职业。

“怎么样？那个房间里在做什么，你们大概也猜得出来吧。”客人绽开笑容问道。

民子不知怎么回答，微微笑了一下。

“我第一次来这儿，受朋友之邀，可根本勾不起兴趣呀。”

“是吗？”若不答腔气氛会更尴尬，民子只好顺势接答，“但毕竟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实在很难想象。”

“是吗？之前，我也这样认为，可人都会随环境改变，没什么不同。我倒不觉得自己跟以前有什么改变呢。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民子认为该回自己的房间了，这种心情格外焦虑，真想找出停话的时机。

“你们几点休息？”

“一般来说，凌晨四点才睡。”

客人拿起桌上的手表，看了一下。

“啊，都五点啦。糟糕！耽误你睡觉的时间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请别客气。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。”

“真令人敬佩呀。”客人说，“若是别的服务员遇到这种情形，多半会板着脸。你叫民子是吧，你的态度这么亲切，不，本来这种状况就不可能让你会有什么好心情，而你却没有摆出臭脸。”

“承蒙您夸奖了。”

“你在这儿领多少工资？这样冒失探问实在对不住。”

“加上小费，每个月大概有三万日元。”

民子之所以据实以告，是因为对方的职业与旅馆生意有关。对方的问话绝不是客套话。

“三万呀，”客人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，“嗯，我觉得……”

民子向他鞠躬正准备退下。

“别急着走，再坐一会儿嘛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与男客单独待在房内，让民子感到坐立不安。在住宿的男客当中，有些人会调戏负责接待的女招待。然而，眼前这位男客不像是那种人。民子之所以坐立难安，是怕被其他同事说闲话。

“你忙不过来吗？”客人见民子扭扭捏捏，不禁问道，“我跟柜台打个招呼。”

客人察觉到民子的不安，随即拨通了桌上的室内电话，他握着话筒等候对方接听之前，始终对民子投以微笑。

“我想再跟你多聊一下。我跟这里的老板娘很熟，先得征得她的同意才行吧？”

话筒彼端传来应答，客人对话筒说道：“老板娘在吗？噢，是你啊！我是田代啦。”

这时候，民子才知道对方的姓氏。她没办法离开房间，只好尴尬地跪坐在榻榻米上。

“不，民子小姐服务得可真周到呢。我想再跟她多聊一下，现在，我精神正好呢，再聊个十分钟，没关系吧？”

话筒彼端似乎表示没问题，民子还听到老板娘传来的笑声。

“谢谢！什么？我不会耽搁她太久的。对了，再送壶酒过来吧。”

放下话筒，客人回到坐垫上，神情雀跃地说：“我已经跟老板娘打过招呼，你安心留下吧。”

尽管如此，民子依然踌躇地说：“我可能不是聊天的好对象呢。”

“不会啦。我多少在商场上打过滚，只要看上一眼，对方是什么样的出身、教养和性格，大致都可以猜得出来。”

“好恐怖哦。”民子笑了笑，“承蒙您不嫌弃，那我就坐下打扰了。”

“这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何况我已经向老板娘打过招呼，想跟你再多聊一会儿。”

“聊些什么呢？”

“恕我冒昧直问，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嗯，您认为呢？如果有丈夫，我就不必抛头露脸做这差事了。”

“一般人都会用这样的抱怨搪塞，我想知道真正的答案。”客人面露微笑，语气很真切。

“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”民子温柔地反问。

“因为我对你很感兴趣。嗯，请不要误会哦，我可不是暗藏色心要诱拐你。我也勉强算是同业者，可以比较超然看待这件事。纯粹是你走进这个房间时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多了解你而已。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”民子不知所措，“您这样盯着我，让我不自在呢。”

“实际情况呢？我猜，你没有丈夫是吧？”

“嗯。”民子直率地答道。

“猜得没错吧。你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一个星期休假一天，回自己的公寓一趟。不过，是回去洗衣服和打扫。”

“跟丈夫分手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因为他去世了，还是其他因素离婚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哦，有没有小孩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样倒没有拖累……也许你会觉得我这样问很无聊，你有喜欢的对象吗？”男客的眼里依然带着微笑，但其眼神像是在要求民子认真回答。

“目前没有。”民子垂下视线回答。

“是吗，像你这么标致的女性，不可能没有爱慕者吧？”

“才没有呢，况且我年纪也不小了。”

“几岁了？”客人问后接着说，“嗯，我大概猜得出来。”

“那么，您尽量猜吧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不敢有非分之想。”

“总有人勾引你吧？尤其在这种地方工作，客人免不了要跟你打情骂俏的。”

“全是在逢场作戏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真的没有追求者啰？”

“嗯，真的没有。”民子故意出声笑了笑，“您这样好像在跟我提亲似的，又像是在身家调查呢。”

“说不定我是真的在跟你提亲呢。”客人也开玩笑说道，“对了，你刚才说月薪有三万，所以你觉得这个待遇不错啰？”

“嗯，我觉得很满意，在别家旅馆可拿不到这么多呢。虽说工时长了点，但这也没办法。”

民子抬眼看向客人，对方似乎在想什么，刚才他提到在做和旅馆业相关的生意，难道真是旅馆的老板？看来，这样的解释很是很合理。这么一来，无论是在“深雪”赌博，或表现出赌局新手的态度，都能符合这样的推测。倘若对方的旅馆目前尚有女招待的职缺，说不定这次面谈得宜的话，民子还会被他挖角！

然而，这事仍然有点讳莫如深。倘若对方有心挖角，大可不必亲自出面，私下请第三者到这里斡旋即可。而且，客人在留她聊天时还特地向旅馆老板娘报告……想到这里，民子越发想不透了。

民子从“白妙”的男客那里离开时，已经清晨五点多了。

一般到凌晨四点左右，其他值班的女招待都已挤进被窝里睡熟了。民

子这天准备睡觉时，总觉得她们好像正双眼半闭、竖耳倾听着她宽衣解带的响动。

平常这时，她们早已传来规律的鼻息和磨牙声，可在眼下的黑暗中，她们似乎正屏息偷看着她的动静，大概在臆测民子与男客单独在“白妙”相处一个多小时所发生的事。

民子对于这样的状况早有心理准备。她故意在同事之间腾出的铺位上粗鲁地躺下，弄得榻榻米阵阵发响，惹得睡在旁边的一名中年女招待使劲咂了咂嘴才翻身睡去。

在熄灯后的黑暗中，民子睁着眼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。奇怪的是，映入她眼帘的，居然是刚才在“白妙”相对而坐的那位男客的面容。

对方虽然很想把民子留下来，但却看不出有丝毫不轨的意图。当客人露出色心，意图染指女人时，民子从其眼神即可察觉，而像这样良久的对视，反倒让她有些紧张。倒是那个蓄着稀疏胡子的男子，还始终保持着冷静自重。

他略斜着身子倾听民子讲话，看得出态度非常真切，原本只是想找民子喝几杯随便聊谈一下，后来连泡澡也延后，足足跟她聊了一个多小时。在这段时间，他并没有移动自己的位置，也没有借机靠近她。然而，她仍然可以感觉到他正怀着某种目的。尽管民子说不清楚，但很像在对她做某种试探。

刚开始，她想象对方可能是某家旅馆的老板，有意把她挖过去，不过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，对方像是在和她做某种交易。而且这家旅馆的老板娘似乎知道这位客人的来历，却没有立即告知民子，这更让她觉得对方高深莫测。

民子总算睡着了，醒来时，早晨的阳光已洒进了房间。同事们纷纷起床，正在装束化妆，准备上工。民子也起了床，她心想，此时若露出自然的模样，铁定要被人说三道四，于是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果真，其他同事并没对她多说什么，而是不着边际地聊谈起来。

但是，昨晚她在“白妙”陪男客聊天一事，肯定已经在同事心里留下

了芥蒂。此时她们的内心正满心狐疑：这两人在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，到底在干什么呀？

民子默不作声地换上便服，其中有个同事见状，便故意说：

“小民，你今天休假吧？”

“嗯，是啊。”

同事接下来要说什么，民子心里非常明白。

“待会儿要去什么好地方啊？”

“哪有什么好地方可去。忙了一个星期，累得半死，只能回公寓睡觉啦。”

“要睡觉也不是回自己家吧。”

语毕，值完夜班的同事脸上泛起阵阵冷笑。民子没答腔，迅速来到柜台。

“老板娘呢？”

“大概还在休息呢。”柜台服务员答道。

民子回到了位于中野区江古田的住处，步出车站，她往南走了一阵，然后拐进了一条小巷。早晨的阳光依旧和煦，但周遭全是阴暗潮湿的房舍。她走进狭小的巷弄，又向另一条小巷深处走去，那里挤挨着狭小的房子。

民子的住处就在其中一间，那里显然不是她跟同事所说的公寓。在走回住处的途中，她感受到邻居从背后射来的露骨的目光。民子就是那个外出工作一个星期，仅得一天休假返回住处的女人。民子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旅馆女招待的装束，回家时多半会换上便服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说完，她在格子门外伫立了一会儿。若没看清楚屋内的状况，她是不会贸然开门的。

2

略有裂痕的玻璃门被缓缓推开了。一个系着围裙、年约三十四五岁的矮小女人睡眠惺忪地迎了上来。这女人眉毛稀疏、眼睛细小，脸庞略微浮肿。

“阿关嫂，”民子唤了一声，“我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”

系围裙的女人咧嘴一笑，几乎把牙龈全露了出来。

“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，你没打电话来，所以应该跟平常一样吧。”

民子走进屋内，这时候才有了回到家里的感觉。屋内有一间两坪半和一间三坪的房间，全由这个雇用打扫。她原本就是个喜欢做家事的女人。

民子走进那个三坪大的房间，丈夫宽次仰躺在被窝里，眼睛骨碌碌地随着她的举止转动着。房间里的光线虽很黯淡，他的目光却显得十分锐利。

“我回来了，”民子往病人的脸探望了一下，“气色不错嘛。”

宽次这样瘫躺在床上已经长达两年多了，自从脑中风以后，肢体功能便出现障碍，只有吃饭时还可以勉强下床。现年三十七岁的他看起来却像四五十岁。

“你看起来满面春风嘛。”宽次语声颤抖地说着，自从生病以来，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“是吗？”

民子知道宽次想借机说什么，因为他在等候她的归来。

“看你气色红润，想必是吃了不少美食吧？”病人直盯着民子。

“才不是呢。”

“听说在旅馆可以吃到很多美食。”

“我们和房客不一样，女招待的伙食很差。”

“少骗人！我问过其他人，什么事情都很清楚哩。旅馆女招待只要跟厨师交情不错，要吃多少好料根本不成问题。听说客人吃剩的菜，也可以顺口尝尝。”

“我才不可能做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。”

“当然有可能，只要跟厨师交好，随时都能吃到免费大餐。”

这个病人似乎变得嘴馋了起来。

“你净说些奇怪的话呢!”

“我有讲错吗?”

宽次在棉被里不安地扭动着身体。阿关嫂好像在后面洗衣服，传来阵阵的淘洗声。

“像我这样躺在床上的废人，净吃些烂东西。你瞒着我在外面胡搞，我可是清楚得很。”

民子知道对方又要无理取闹，尽量微笑以对、不予搭理。

“你卧床太久，成天只会疑神疑鬼。”

“民子，扶我一下。”宽次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。

民子以为宽次要下床，趋前扶住他的肩膀时，手却被他抓住。他手上的力道格外强烈。

“阿关嫂会过来啦。”

“别管什么阿关嫂……你这只手被很多男人握过吧。”

“胡说什么嘛!”

宽次抓住民子的手腕，朝自己的鼻前拉去，从指甲到手背用力闻嗅了起来。

“你看！我猜得没错吧，你的手指沾着各种男人的味道，就算再怎么洗，我都闻得出来。”

“不要胡闹了!”

“旅馆女招待跟妓女没什么两样。只要客人给钱，二话不说就上床。我看你八成跟哪个来历不明的男人上过床了。”

“放手!”民子用力甩开丈夫的手，“你要是那么担心，就别让我到那种地方上班呀！要养活瘫痪的你，又要付阿关嫂的薪水，靠一个女人的工作根本应付不来。”

“别以为我躺在床上，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别瞧不起人，我不会饶你的。”